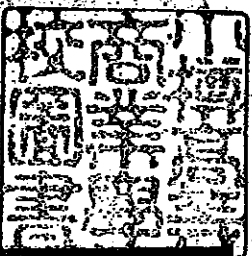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一 三 九 號	壹 參 號	九 門 三 部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南京揆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圭亮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

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者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為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

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閒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歸

然儼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眞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於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條註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於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於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膺霽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

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豫悅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治人用弗甯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於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甯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甯闕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

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親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於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於有元人胥於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賚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眾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於祠宮盛

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
取類明堂金鋪瑤琤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爇燭焯
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
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笑分命臣僚獻於羣神合
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
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
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煇煇聖情欣豫上
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
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
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咨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民勿苛
爾刑必臻於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玉卣伯準

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
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於未
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
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卽祚布德施仁大有萬方恩聲義聞震於四表函夏
之間羣黎胥慶於是天啟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
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
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
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王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
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
寤欣喜遂命玉人琢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

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
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於天地祖宗爲文
以示遐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
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於太廟每歲正
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於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
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帝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旣成
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
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儒乃
言於眾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
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
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甯禍亂以之消福祥壽
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曷堯舜禹湯文武受於天而

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昇而失之漢高文光
明唐太宗宋太祖寤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
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
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
授焉用其緒餘已濡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
而未艾也尙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
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
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
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
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
之宏謨也彼秦之斯術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歟
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

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
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親
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大寶授之人君
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實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
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妣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
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
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
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
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
天子天寶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
謀于神靜恊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
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析楊解其縲綬孰租之通身困家

仰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於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昇
父母有溺於途或骼於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
越於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
賜衣與糶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懼
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
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
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
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
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於祖宗達於
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
自聖皇皇陛黼座實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
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祗服聖

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寧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違復於乾清坤甯南北二宮閒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尙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

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勲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於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於勤而終於肆或勉強於眾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閒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

治庶類而措斯民於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
暇逸而復省躬於斯焉觀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
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
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閒
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
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
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
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貳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
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於千萬年矣臣幸
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
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
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

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
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盥而食
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千廟鬼神降臨惠於臣民動靡不
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霽被
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
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
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
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
之徵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圖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於行照臨八埏
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恆人爲善微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眾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閭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於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實海重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閒

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眞素先生家於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其居爰議築室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樂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閒非特於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篋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

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并餐居不待華同溫
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
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
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
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
聞之欣然而喜哀賓醉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甯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
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
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
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

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
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甯以
天下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
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
孰非遺體而不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
思在父之身或有痲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
則同安危憂樂孰不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
友惟孝既孝於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
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由近而遠尙克推之政刑於
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於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

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
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
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
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
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
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
靜以致思俾台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
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
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
有可忌心所惡警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
僨國癩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
訓惟慎其幾鋤於未形絕於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

之微根莠之拔思發於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勲
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
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
國

甯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齧
其天顯然無思頽然無爲樵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
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播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
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
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
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
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

翬聞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甯野軒其意以爲甯失之於野可尙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尙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

大雅之與澹泊無華靡曼嫖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眞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蔬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尙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艱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尙勸爲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旣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崇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

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閒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
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
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
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
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閒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
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
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支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
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歧歧而合之天意可知
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
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
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
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寶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
名也山而加以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
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
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
山房奧而明宏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
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
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
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
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

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閒惟性之美持美勿數為雷為厲靡擴
天明厥惟學功孰治於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於塾或
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躋於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為
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
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為天民萬理紛紜櫟之
如髮春融海澡水長泉達內刻其穢外禱其戕不吝以虧不
驕以亢以聖為準以賢為徒大道是趨廣居為家勿溺於污
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
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克其需禮敘樂成學之
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歧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為俗攸瞠非
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於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以相
乎乾坤

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硯銘

虛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暘仁君之聖也由孝而
充之則為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為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諡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
議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於行事發

於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於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於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於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剛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順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

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需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諡後世題之今欲撮公文行以文暨節諡之於禮其可眾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

孺曰余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
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諡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
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
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
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
其用則紀錢粟貸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歛
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
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
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
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天

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
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
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眾矣不彼之歎而於筆
焉惜是尙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
吾知愛而歎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
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
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
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
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
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

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尙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忤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慮

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子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粗知所畏者

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
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子之
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尙因子言而有以教乎生
也夫

習庵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聞謂予曰吾之生
也先子以晦庵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
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
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庵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
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
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
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

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
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
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
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
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
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
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
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
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
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
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
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

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子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為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為恥於是乎過人遺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眾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為君子也孰禦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

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為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為爨鹽梅以為和寒暑以為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為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為學柔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眾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違眾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

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平溫乎戒哉爾毋翁翁以合煦
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跡乎栗者所以
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
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
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
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
滯於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
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
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
我言之某曰予未之間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

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眾也
始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
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奉
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
之爲楔桷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
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絲爲琴瑟剡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
爲埴革爲鼗鼓木爲柷圜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
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平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
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
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
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
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

而平焉。使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

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尉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自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眾。一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縕，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

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卽而視
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元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
士則璠玖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卽而辨之天
子以元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
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
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嗚乎朝廷宗廟之
中孟縕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
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
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禕以朱綠素而禕垂
者大夫也而禕以元華練而禕垂之下者士也而禕皆以縕
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
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縕笏者則

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
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摺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
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裘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
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摺之未見其
有所措也而紳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
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縕紳先生某深
願紳縕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
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
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
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尙無忝厥父某雖愚亦安
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紉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尙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

太史公公寧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之所從

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醇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其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去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盡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樗櫟以梧檟

人必樗櫟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元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籠之

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騫於世紛紛狙
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
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
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
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
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
山之閒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
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嘗觀乎閭里
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
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
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西明之南有邑
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

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
而字為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目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
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恆惴然恐
為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
俗可睹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
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
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至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眾人然其異於眾人者不在乎名
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為良臣
蠲蟻動之微也而王蠲為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為君子疾
不祥也而構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乎聖賢行義患

吾思孝此人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
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
號加焉故以美言為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
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眾矣而傳於世
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於
一鄉而不能達於通國或稱於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
達於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
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魯孔某則是時與孔子
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彼戚無
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
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實
非惑與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

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
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
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
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
取其不貪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眾人而視聖賢何異
水由退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
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
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
偃偃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甯其父孩而抱君曰是
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

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閒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
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質贊相
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
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
欲顯於一國下之猶欲顯榮於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
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
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
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
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
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眾矣故一有
用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術者所及
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眾人逐逐同泮也雖晦其身而其心

未嘗不經營乎夫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
也苟亦逐逐然與恆人同視彼自術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
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
驚駭乎眾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
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復安而
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
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
矣不亦善於為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
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克諸
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

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曾達
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
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眾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
學者耳士君子之為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
發言焉則為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為善行矣由是而措
諸事為見於德教則為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
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眾人之
安乎利也以利為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
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
劉君有學行仕於時其勢可以為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
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眾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
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

天下之善士又以為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為師則
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
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
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穀動濤廻浪噴萬皴相因變
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
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
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
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
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
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

為中孚又異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為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為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非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為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將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子說子故釋

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為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為祥爪牙角鬣之倫恍恍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眾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眾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

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歧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脊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况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不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

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於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蔬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况夫德之異於眾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於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後學葉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自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圭亮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院諭德孫如游訂正後

學

上完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為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為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為善於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